

特別
^21
4254
1

支那
1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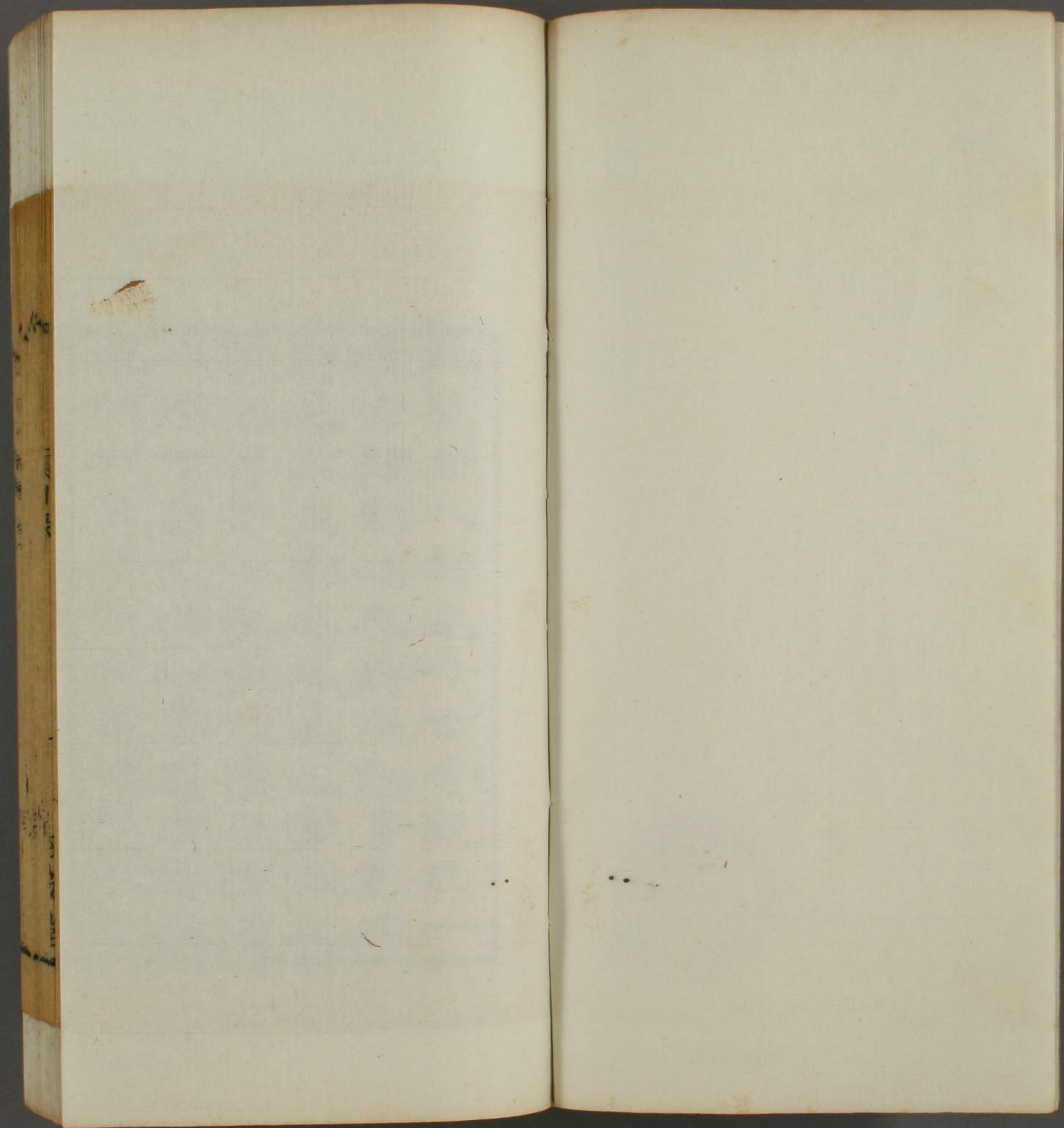




^21
4254
1



<97-69>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抱甕老人所選今古奇觀四
種命題則琢成對偶叙事鼎
得見聞且彰善癉惡恣寓鍼
誠非尋常小說敷衍風者可
以同曰語也惜坊間原版漫
模糊加召魯魚豕博覽君子

寓目為難爰特不惜工資逐加
校覈印以鉛版復倩名手重繪
圖像雖篇幅仍前而較諸舊刻
索帶霄壤閱者鑑之

序

小說之傳由來久矣自漢迄明代有作者選
搜博采摘藻揚華各有專門以成家者其說
雖屬稗史不無貫穿經典馳騁古今
澤大觀且與班馬煥發者然必足以正人心厚
風俗為千古之龜鑑方得行于世而無益

窮此書作自歷代感傳在 國相原係百回抱
甕老人選刻四十種世間所載軼事皆確段
諸見聞非因鳥有至言頗合風人之旨善士
或人善心惡者懲人逸志令閱者如閱清夜鐘
聲勃然極省非徒快人耳目供談塵於閒臆
也程朱及吾之文無至庸之理不過等法牛鬼

說神雜音曷資乃論世多則洞心駭目人世
罕聞論世理則福善禍淫毫釐不爽屬世
于至壽是書有存世舊板模糊苦無善本
內外錯至多魯魚希慮之訛亦怪思主
人排印重新細加校竅備像則別開生面題詠
則志古陳言雖克快承前而規模頓易凡爭先

快觀者勿徒賞其詞藻宜甄其指歸不作尋常小說觀是余之厚幸也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今古奇觀目錄

- 第一卷
- 第二卷
- 第三卷
- 第四卷
- 第五卷
- 第六卷
- 第七卷
- 第八卷
- 第九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而縣令競義婚孤女
 滕大尹鬼斷家私
 裴晉公義還原配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賣油郎獨占花魁
 灌園叟晚逢仙女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看財奴口買冤家主
吳保安棄家贖友
羊角哀捨命全交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宋金郎團圓破毡笠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李沂公窮邸遇俠客
蘇小妹三難新郎
劉元普雙生貴子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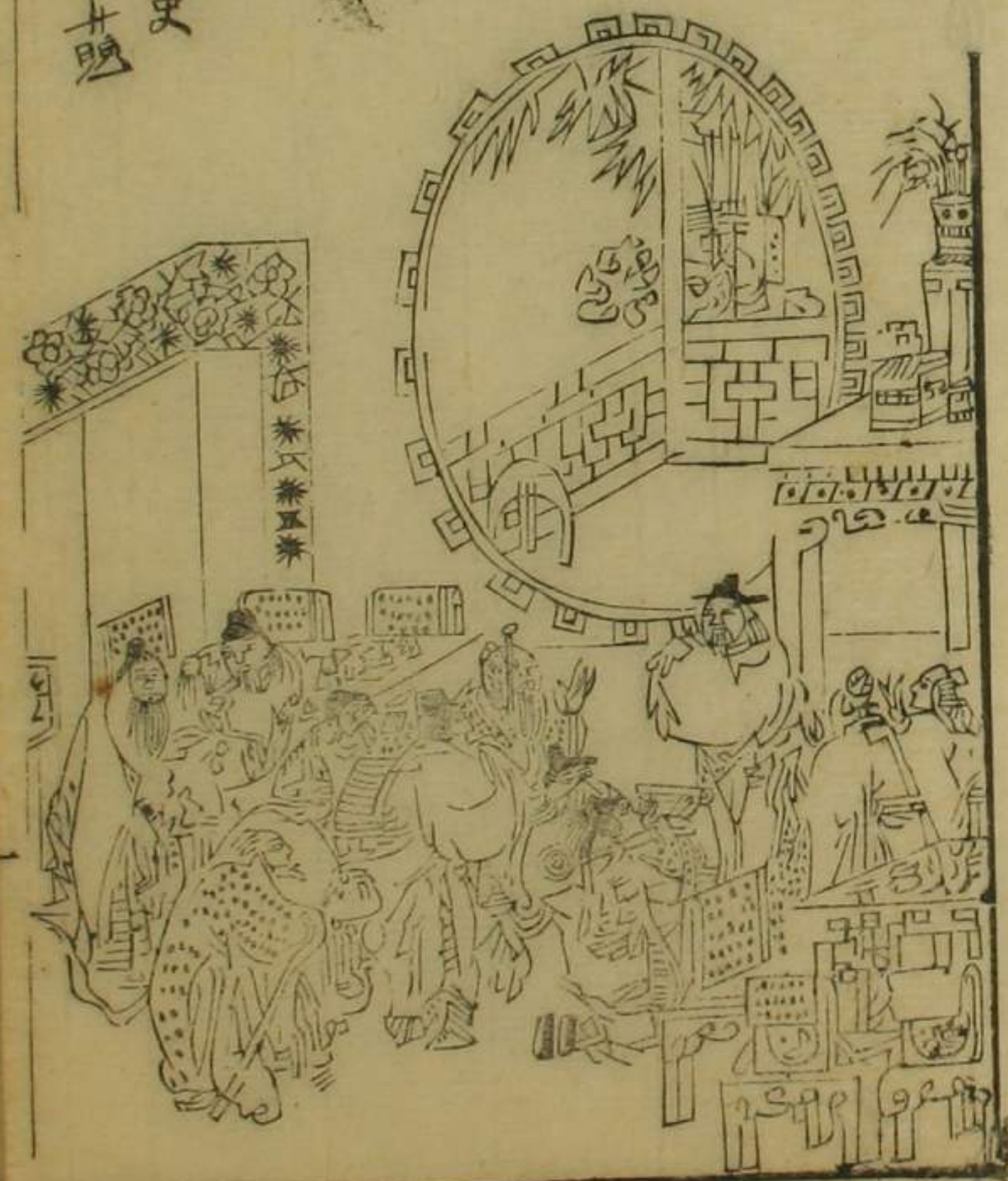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卷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老門生三世報恩
鍾秀才一朝交泰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徐老僕義憤成家
蔡小姐忍辱報仇
錢秀才錯占鳳皇儔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懷私怨狠僕告主
念親恩孝女藏冤

第三卷
第三卷
第三卷
第三卷
第三卷
第三卷
第三卷
第四卷

吕大郎還金完骨肉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唐解元玩世出奇
女秀才移花接木
王嬌鸞百年長恨
十三郎五歲朝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趙院君傷送黃柑子
誇妙術丹客提金
逞多財白丁橫帶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清叙厘史
清叙厘史
清叙厘史
清叙厘史
清叙厘史
清叙厘史
清叙厘史
清叙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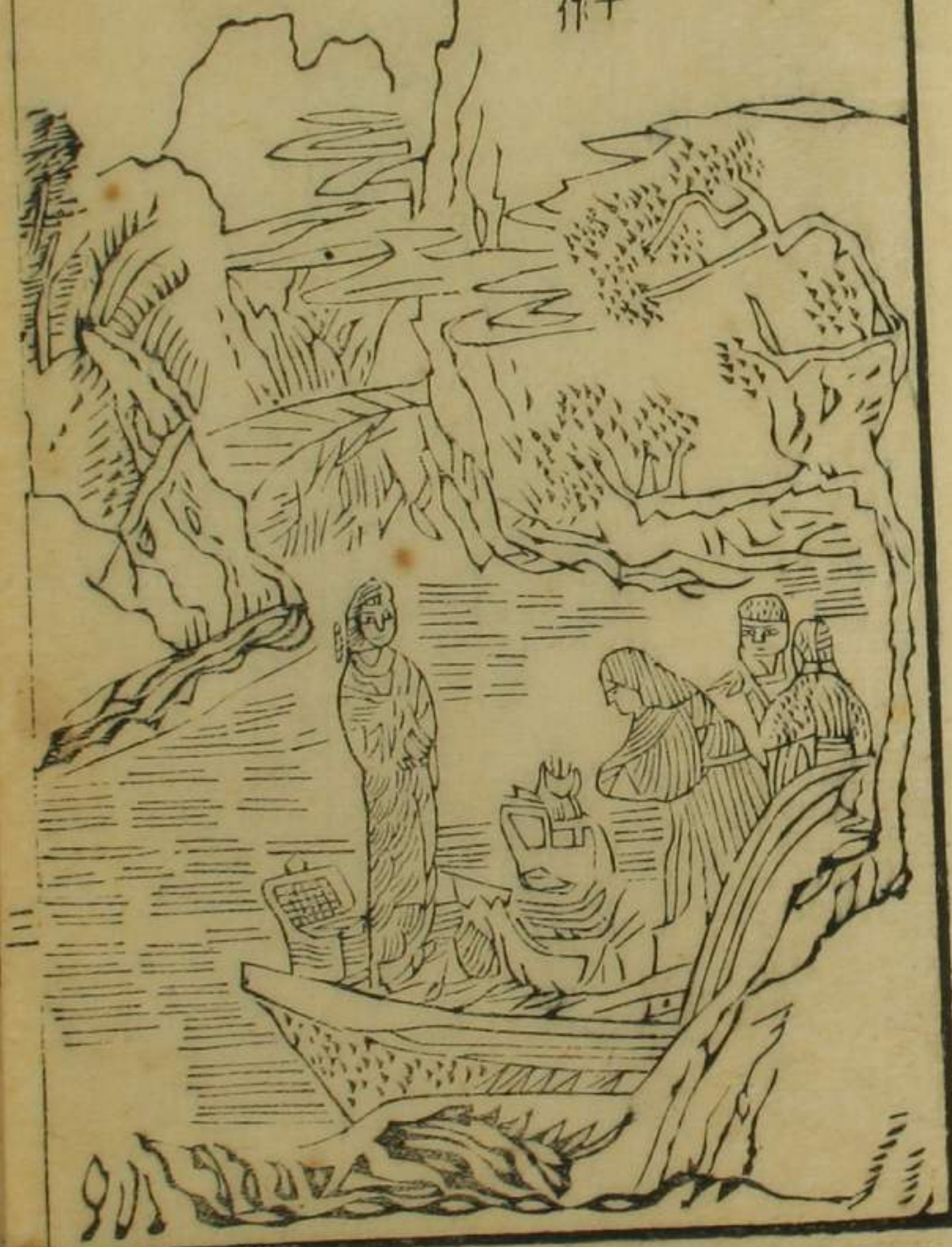


太尹陰謀
 宋碧軒主人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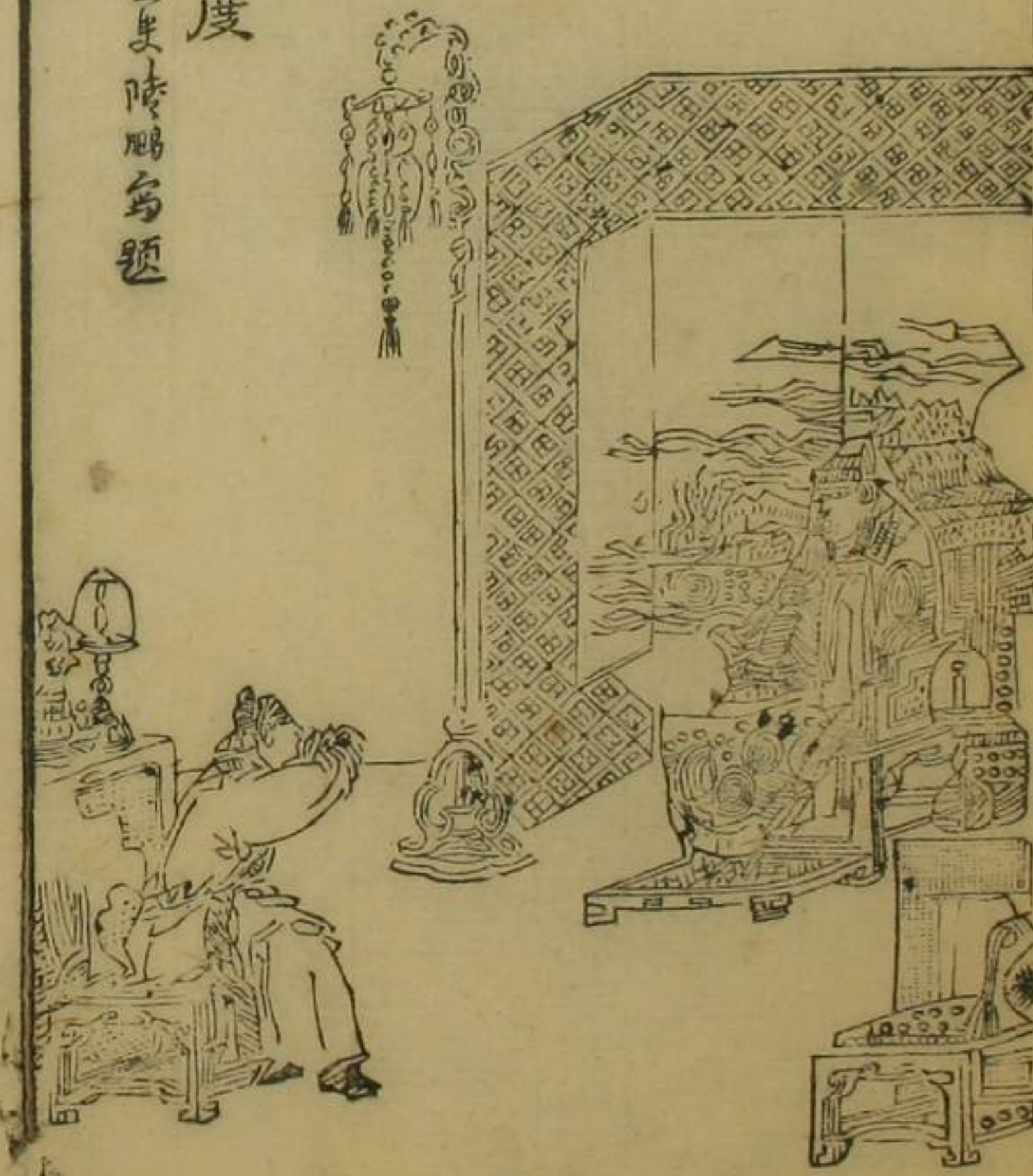


周全雅誼
 清秋外史汪鳴崗寫圖

淚洒空江
夢華
逸史作



晉合洪度
續編逸史陸鵬寫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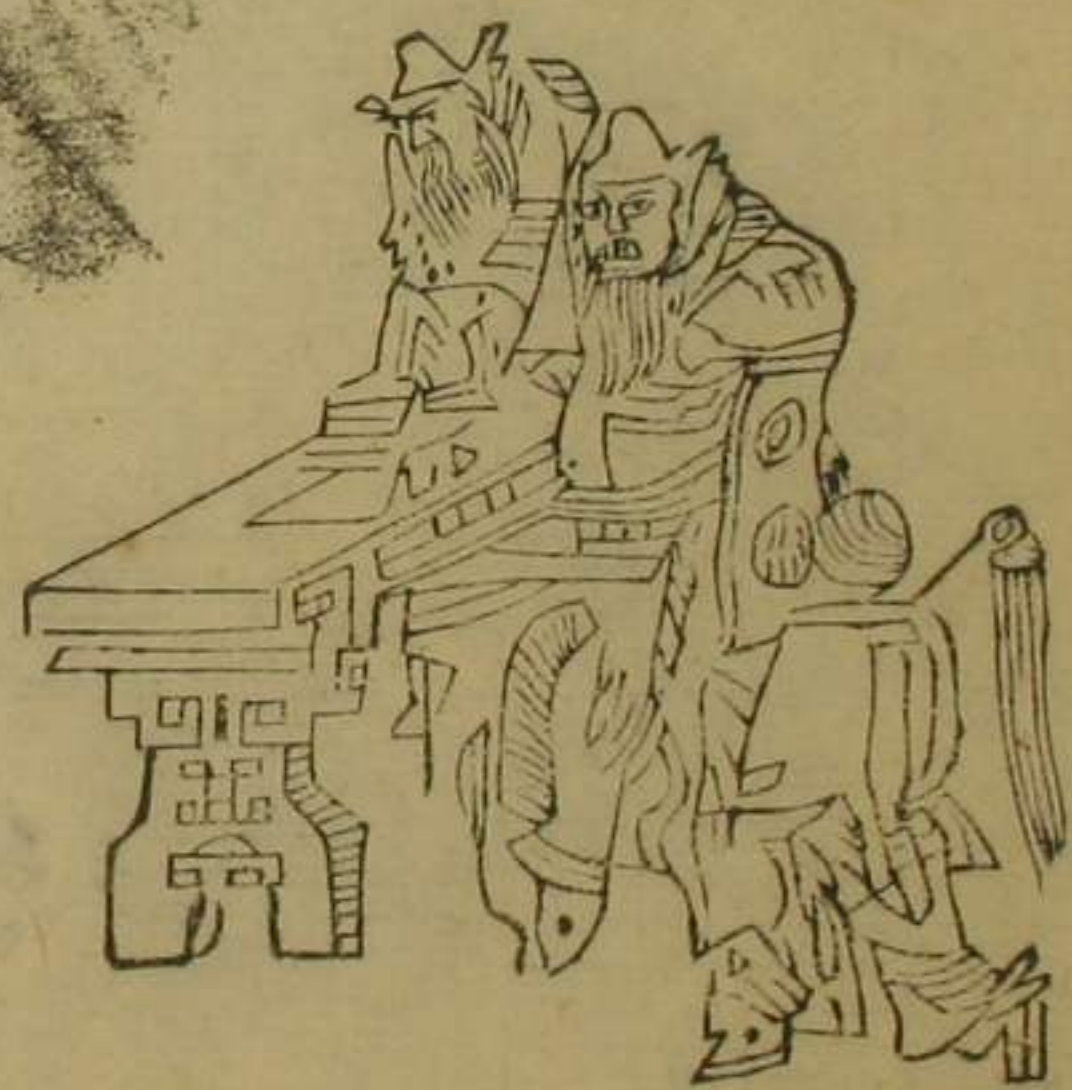


歌占等魁
清
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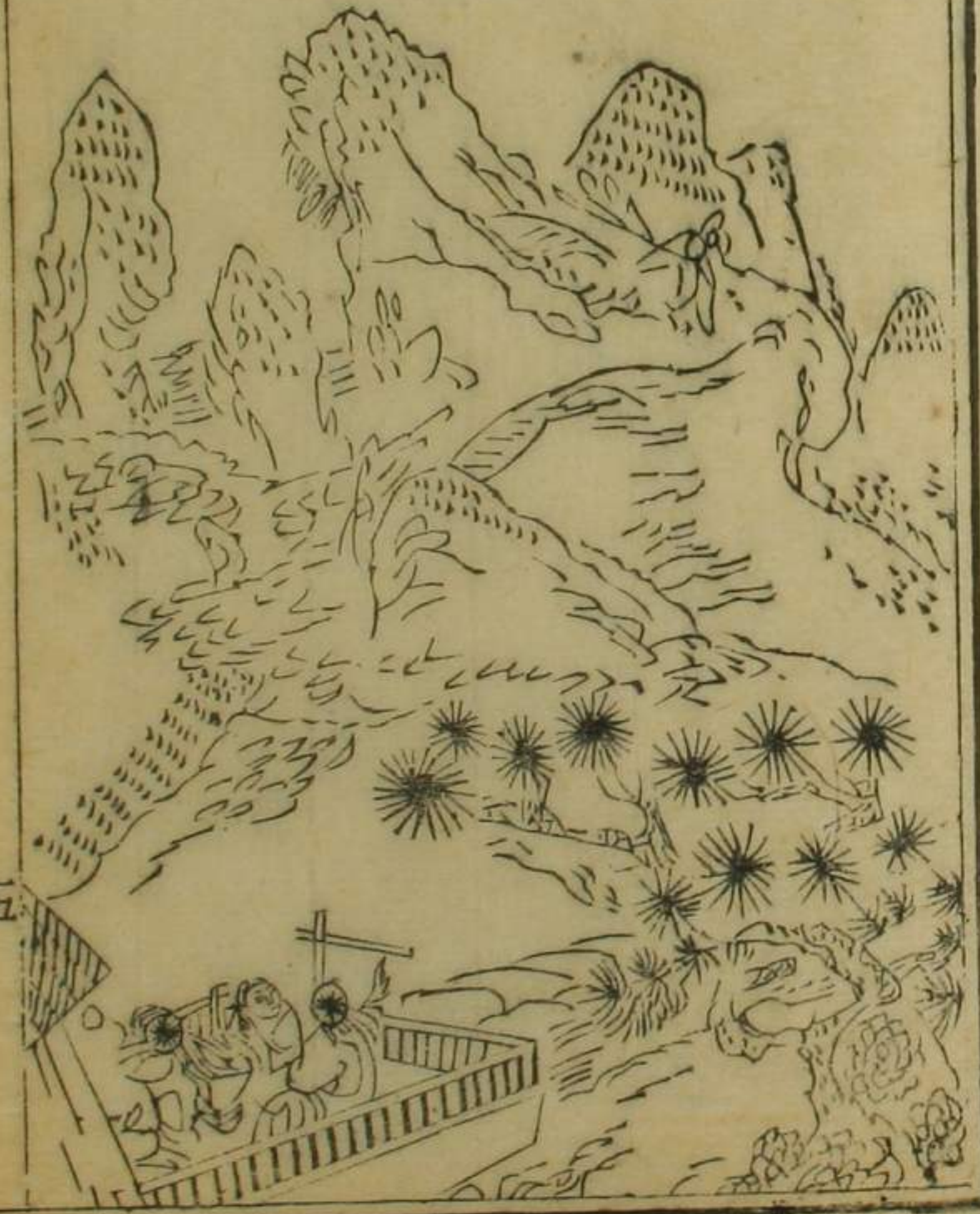


威揚絕域

子芳降鴨作社賽泉軒



巧通齊未青外
軒與字於史
第



五

晚逢
仙女
家碧軒主人作



棄家贖友
清秋外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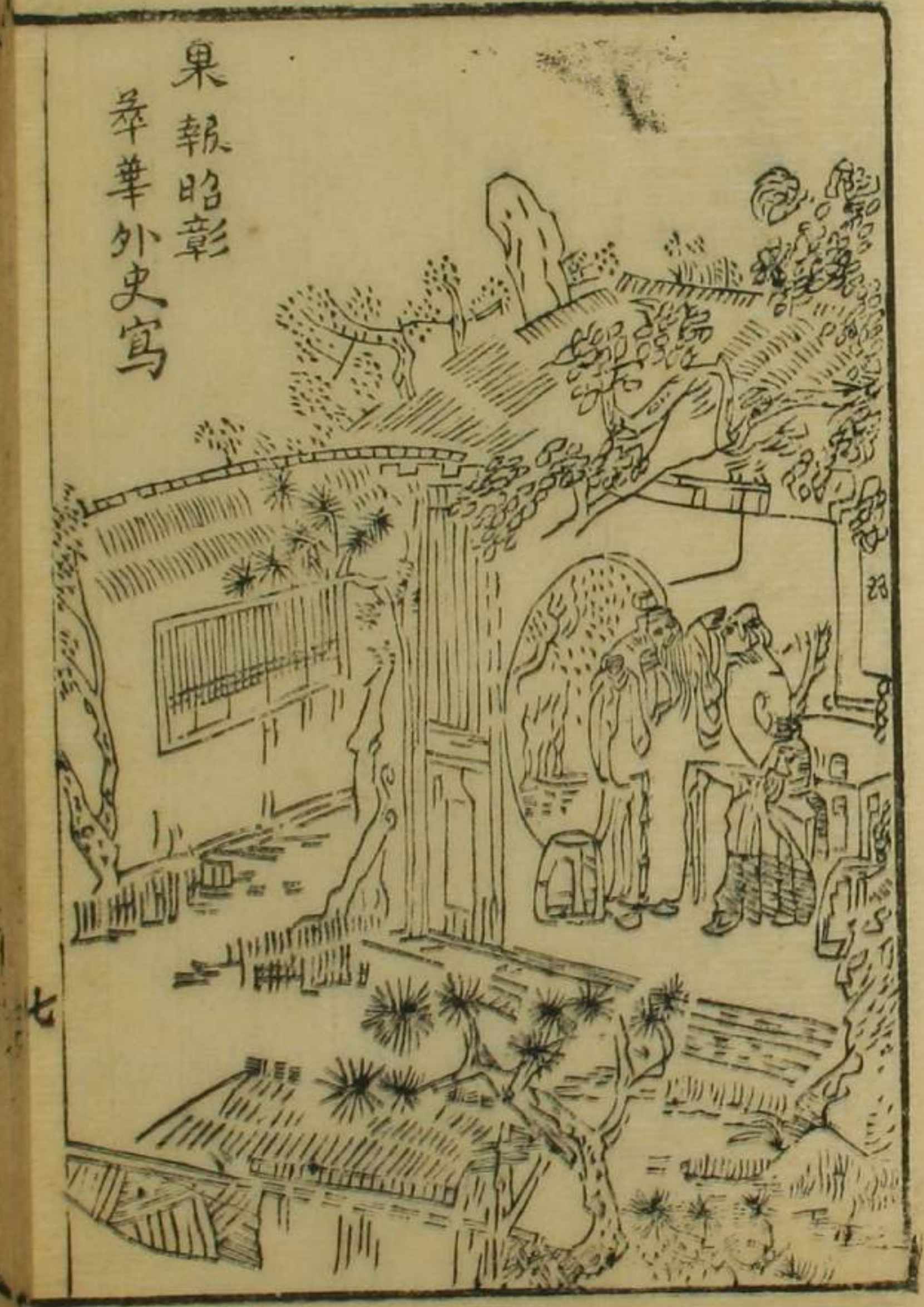
機械妓勞
清秋外史作



捨命全交
清初外史寫



果報昭彰
萃華外史寫





天道好還
寒碧軒主人作



名士歸真
子萬陸鵬官於寒碧軒



窮途遇俠

昔年外史官
於寒碧軒



式離新邸

清秋外史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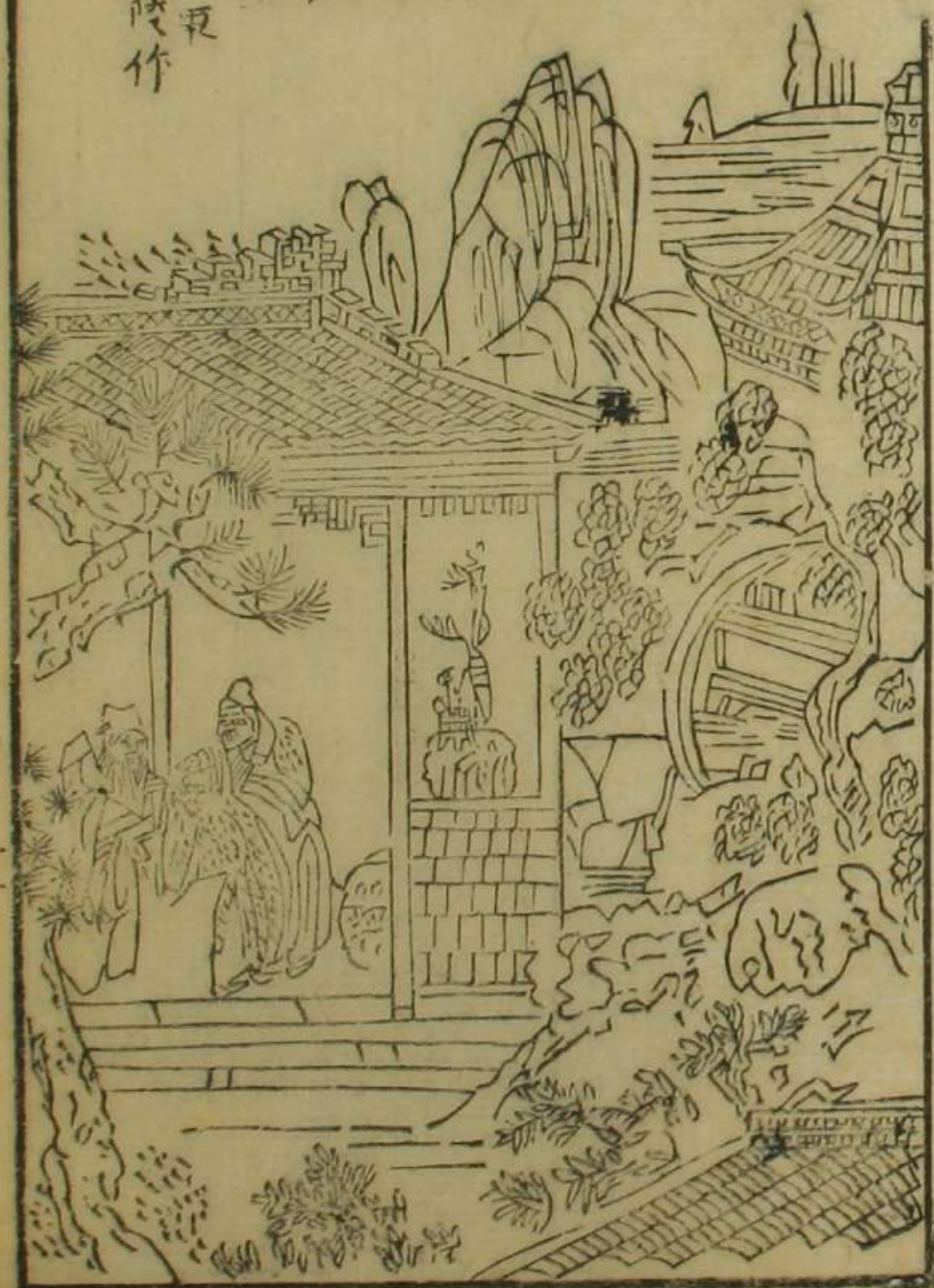
雙生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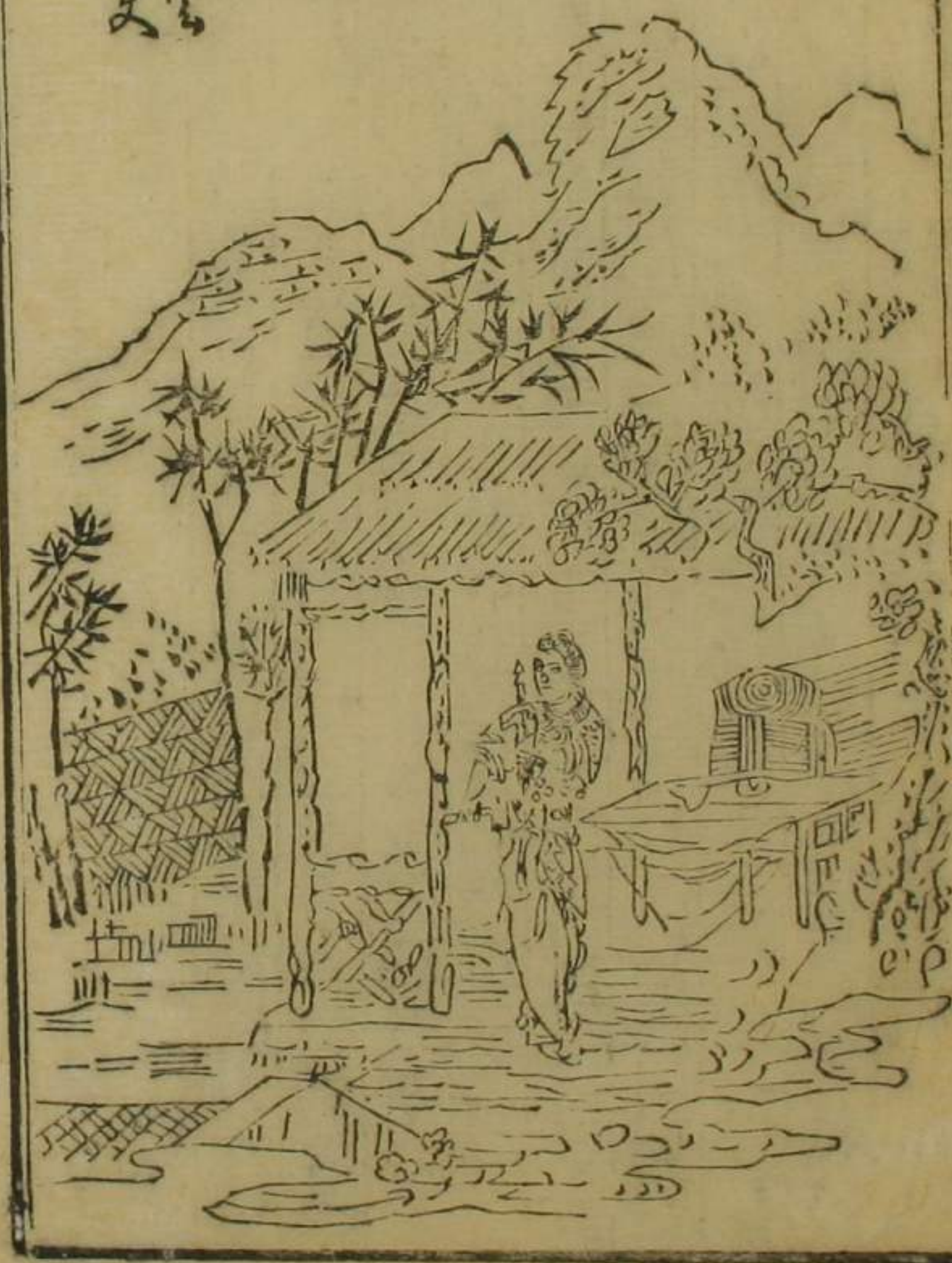
快遇知書
子步陸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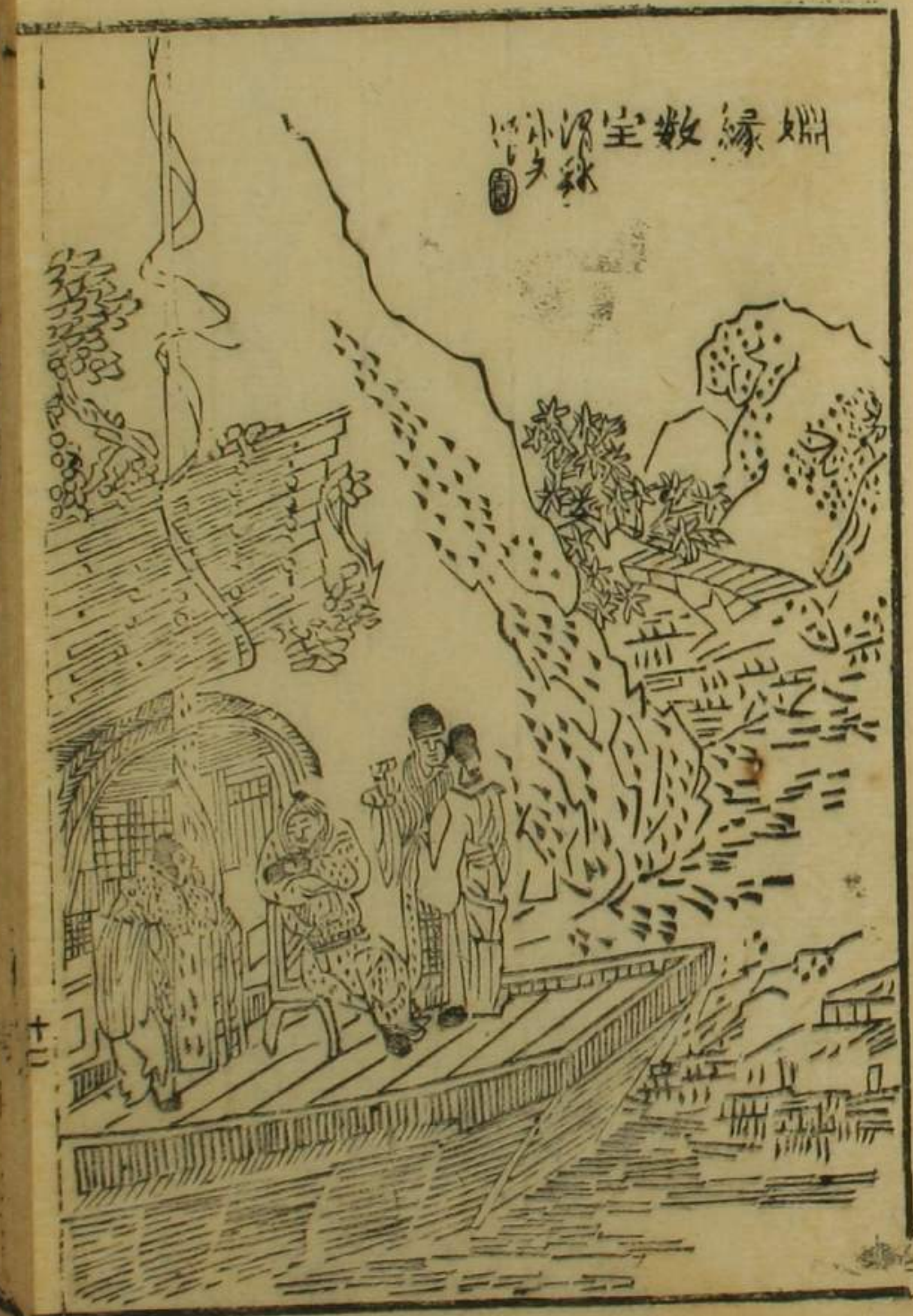


三世報恩
江陵作



喚醒春夢
史博





義僕扇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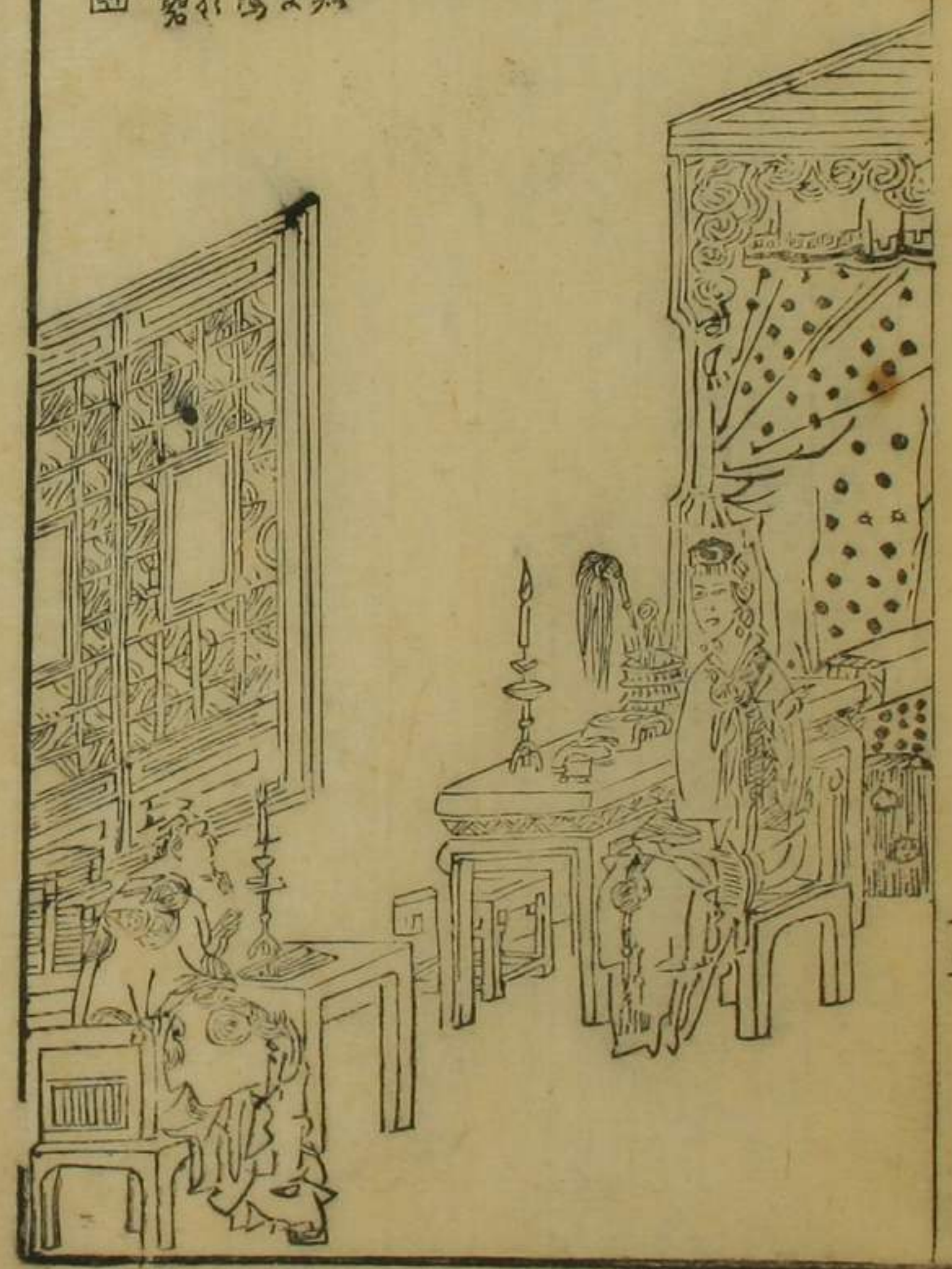
清純居士陸鳴作於寒碧軒



人此難測



烈女雪恨
清夜
陸鳴
作於
新



奇緣巧遇
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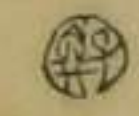


求財何益
清史
澄鵬並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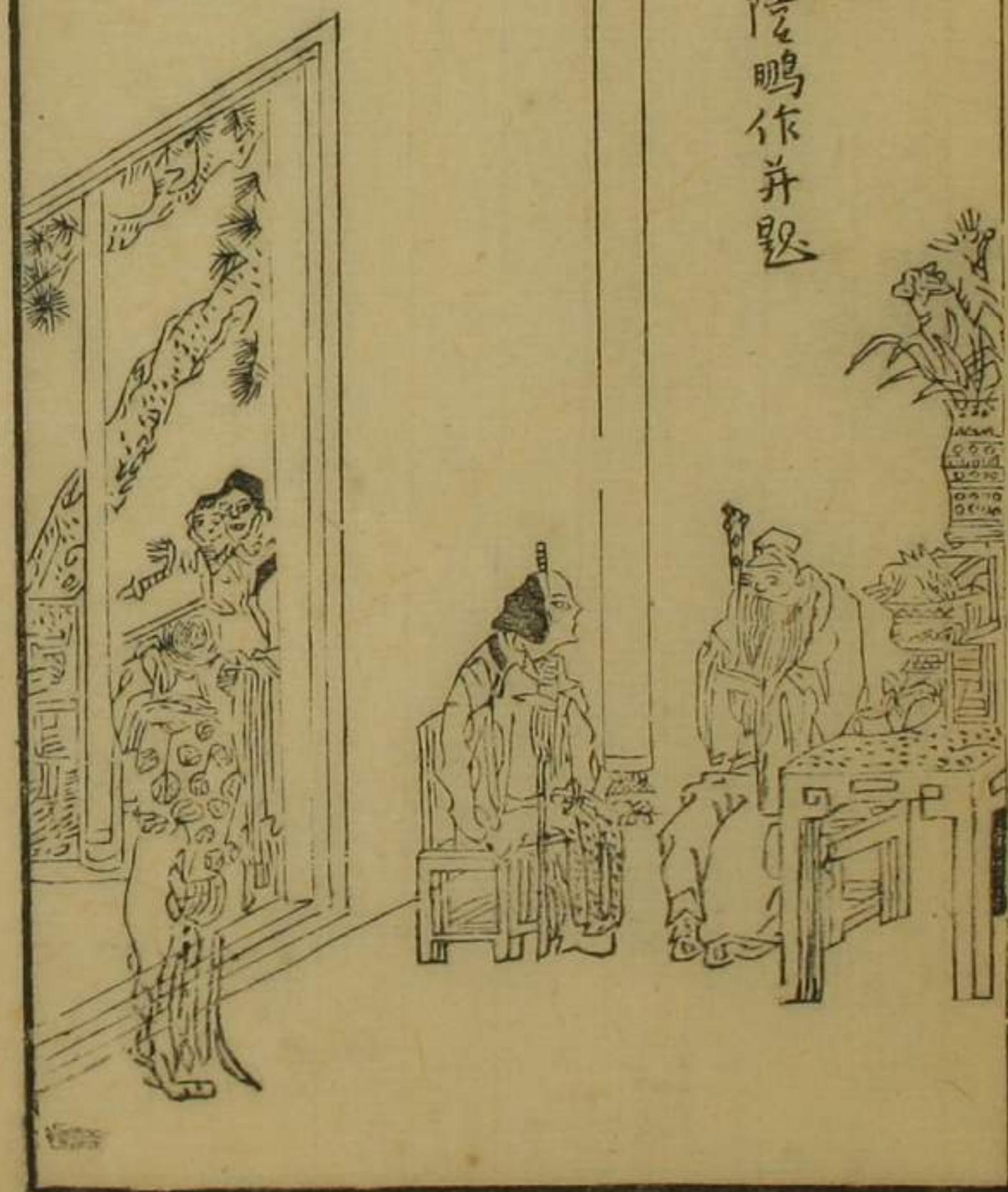
名媛位合

子萬休場與并人



報施不爽

清秋逸史陸鵬作并題



位尊降祥
寒碧軒主人寫并題



才子多情
子美诗鸣于寒碧轩



忘恩負義
子美陸鵬作於寒碧軒並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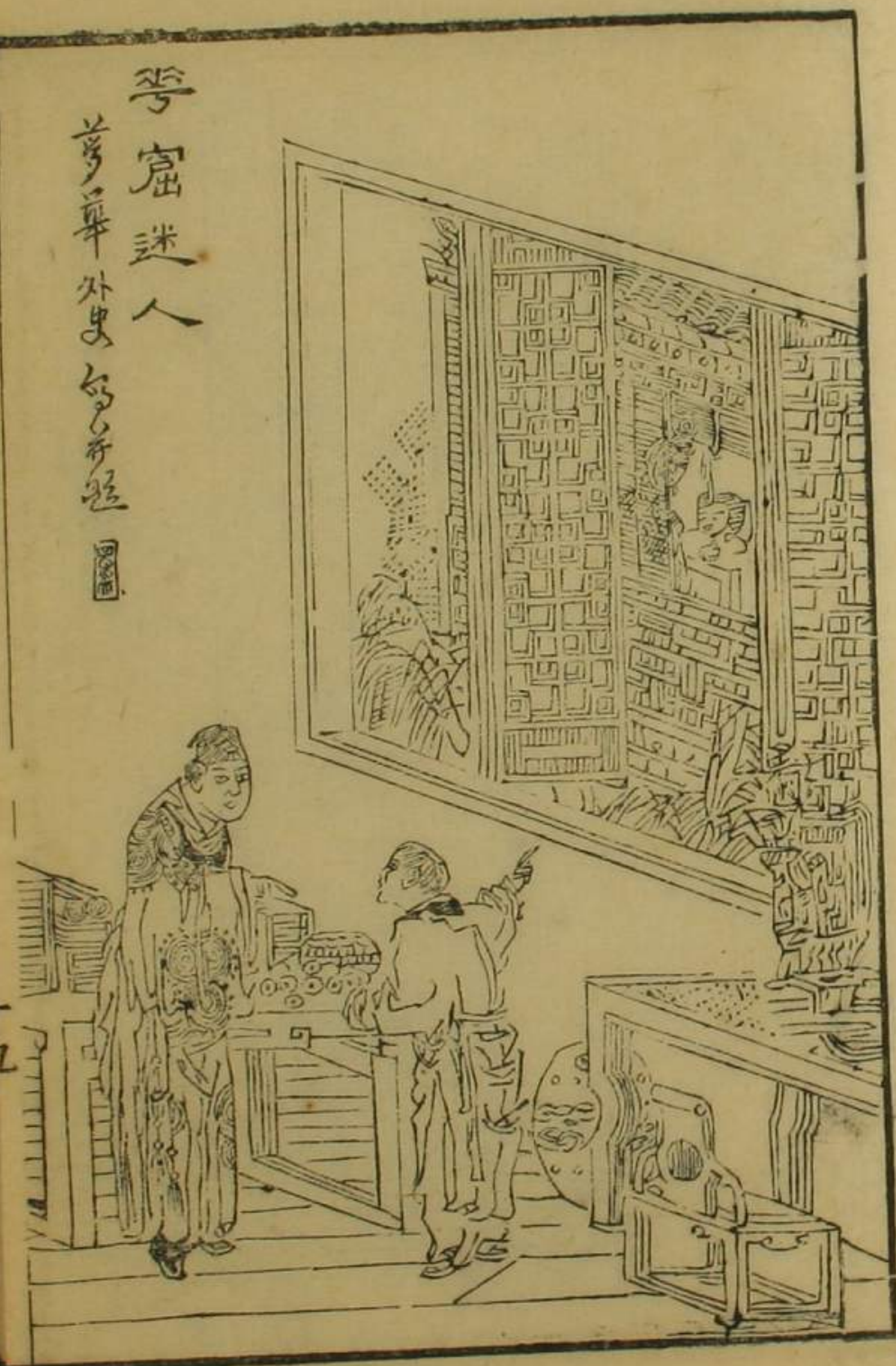


神童急智清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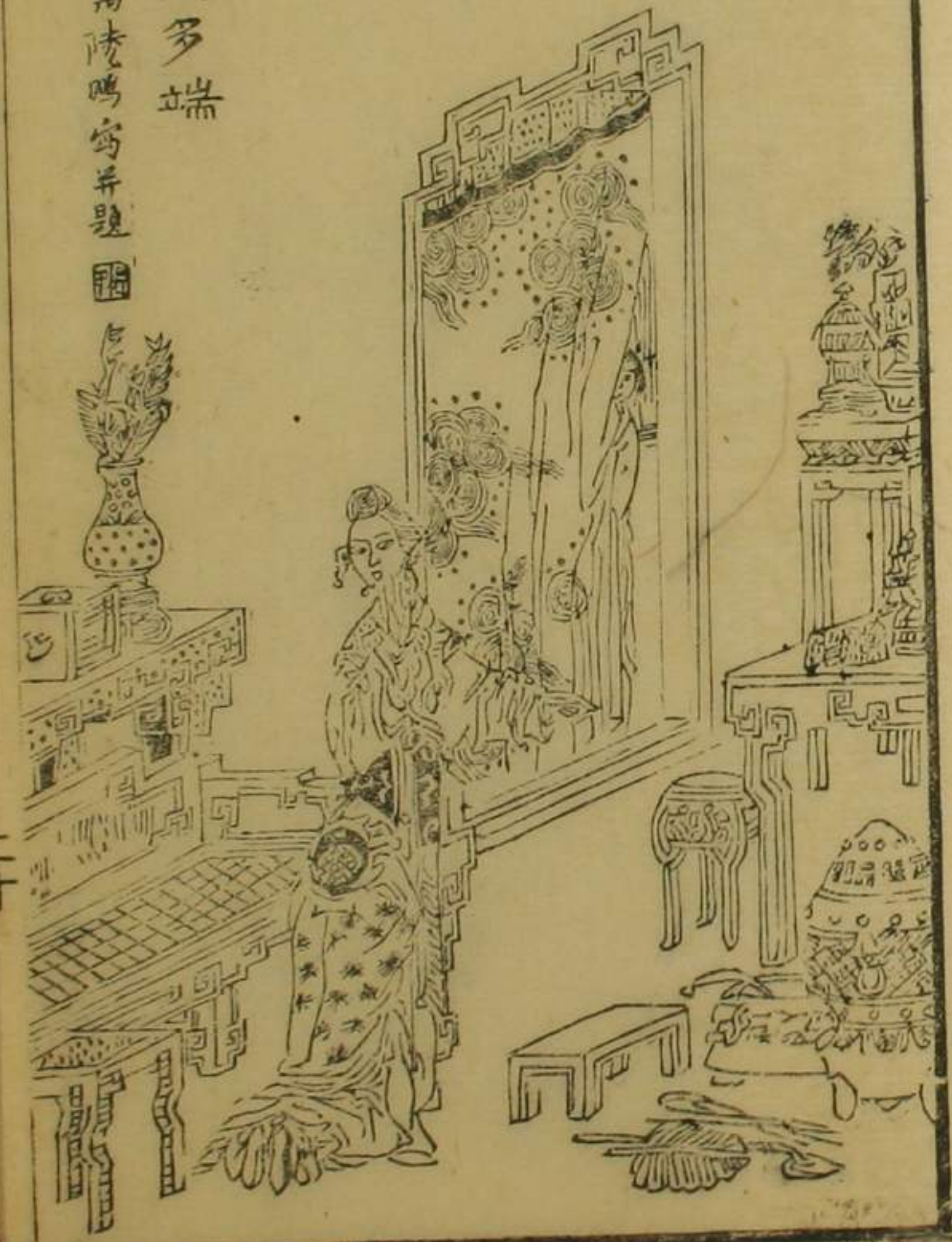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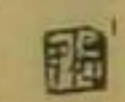
人迷窟

外史



欺偽多端

子萬陵鳴寫并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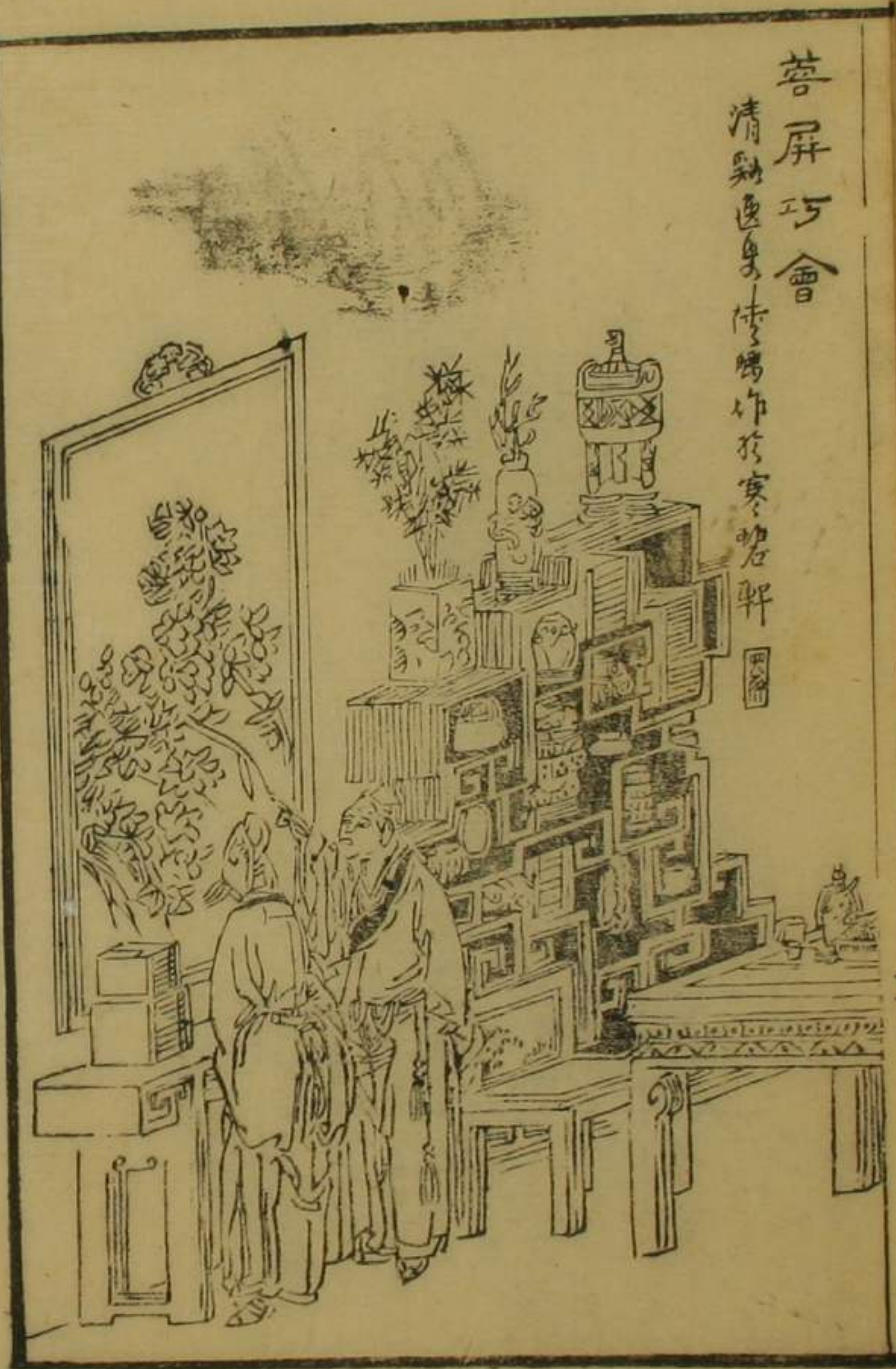


窮通無定
清妙
作
回



荅屏巧會

清刻通身一傳傳作於寒碧軒



第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一卷

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荆枝下還家日

同氣從來見弟

花尊樓中合破時
千秋羞咏豆箕詩

這首詩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著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一分剖第一句說紫荆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娘次的娶妻叫田二嫂為人姐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少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為人不要賢情着自已有些粧奩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一桌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二撥公家錢庫田產都是伯伯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這區區之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為有理夫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株大柴荆樹自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著那一個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根本分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柴枝碎葉論稱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



今姑奇觀

卷一

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落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

想我兄弟三人產於一姓同命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王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亦如此樹之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兄長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喜歡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妻將妻逐出兩個兄弟再三勸住三嫂羞慚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此話樹過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株紫荊樹再來看看時其樹無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燦爛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証

紫荊花下說三田
八合人離花亦然
家中莫聽婦人言

同氣連枝原不解

第二句說花葉枝中合彼時那花葉樓在陝西長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玄宗宗室因爲章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幔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

爲証

羯鼓頻敲五箇催
官人秉燭過香坐
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蔗味豆其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芳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衛其意恨欲尋事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坐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相煎何太急
本是同根生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証

從來寵貴起猜疑
七步詩成亦可危
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話又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季隨你不利順的弟兄聽着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
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明帝年間那時天下又安萬民樂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個童生還有幾千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且說曾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是幼小無知終日趕著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園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是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已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一兩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緣是書則同耕夜則同讀

食必同餐宿必同床鄉里傳出個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正是

陽羨許季長

教誨二弟俱成行

耕讀書夜忙

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曾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親駕許武迫於君命料難推阻分附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的時不可懈惰嗚呼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咐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業嗚呼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雇了脚方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荆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聘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二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况家世耕讀儉樸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業門風且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漸也胸中雖如此躊躇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况許武情於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引古証今議論悉中窺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

視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非木遵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逸古語有云人生百行孝弟為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父母早背城兆未修臣第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一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大馬之力尚可變營奔馳有日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俸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十斤為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於郊外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推有病不願為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許武許武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於是徧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親自已方纔娶妻結交與二弟婚配約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過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由因悉召童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分割首取廣宅自子說道吾位為貴臣門宜榮戰休面不可不肅汝輩力口紙作得竹虛茅屋足矣又聞田地之籍凡良產悉歸之已將穰穰者屋給二弟說道我實家業盛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人跟隨

非此不足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養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眾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辨多就小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古便宜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推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眾人心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個心直日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為主張其中又有個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腳教他莫說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這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疎不閉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唔這開氣則差若做兄弟心下不甘必然爭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個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已休多管

不投機黃強言

原來許武許武自從蒙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為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為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擔已定眾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武許武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問哥哥以此為常她姐之問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稱許武之所為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許武是個假孝廉許武是個真孝廉他思念父母而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不違背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何

早中傳個好名叫他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個大

名來那漢朝清議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自取廉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孝為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

鉤織真為玉假為瓦互登廢至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

郡守分諭各縣縣令平日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值父老公舉他這孝廉行過

其兄就把二人中撥本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手

捧玄纒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言

弟不可固辭一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傳到於長安朝見天子拜謝已畢天子金日玉言

問道卿是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詔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於兄

朕心喜悅晏普叩頭道聖運龍興關門求士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普為不自有

酒聖職臣均失佔恃承兄武教訓兢兢自守耕種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不能及兄武之

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為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知乃兄赫

赫之名然朝朝稱為謙讓忽一日許武致家書於二弟一弟折開看之書曰 匹夫而庶辟

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

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人仕備位九卿除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為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並召許武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於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意異日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意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為丹陽郡太守許普為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皇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堂拜奠了畢隨即設宴連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義氣勃發聞他呼喚那個敢不來現且加個話那時眾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眾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得先比時風俗敦厚鄉黨序齒許武出在已久還叫一句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猶曾故舊依舊稱哥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向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杯力敢奉酬眾人被勸依允飲訖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盞致敬一杯眾飲罷齊道老漢輩承賢見五厚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眾人道適纔長文公所諭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願得示

下許武登爾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聞者毛骨森然正是

斤鈞不知大鵬

庸夫豈能測度

聖賢一段苦心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潸下淚來嚇得眾人驚惶無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安善道只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目不曉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十卷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舉我欲效古人祖大夫內舉不遺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倡爲析居之義將大宅良田強奴健婢悉抹爲已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曾言負譽之迹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方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我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散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爲兄的向來心迹也教衆鄉尊得知衆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能窺測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武許曹與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儻倖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

兄長盛德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守來的合該見長善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望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願知生疏況且宦情已淡便當老於樸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可自宜查莊產以終廉勤安善又遊哥哥爲弟輩而自汚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册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用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幾見兄弟弟弟各盡其道他三個仍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應聲說道我等適繼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讓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册籍來待老漢與你分割許武兄弟三人便不敢多言只得應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空挾以所在聚帛之數補儀養善他日自行改造其俸婢亦皆分派衆父老都稱爲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人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爲義莊以贖鄉里許武許曹聞知亦各出已產相助重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髮與曹弟不爭兄不取作義莊鄉里嗚呼幸廉誰可比
晏善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邊里中父老與許曹會飲如此三月假

期已滿曼曼不忍與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
拍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中開那縣那縣為之奏聞聖旨命
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為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薦舉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
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謂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識以知足知止
我若今日復出應詔是自食其言了况近聞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
不如躬耕樂道之為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哲到在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
有政聲後嗣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約各將印綬納還奔回田里日奉其兄為山水之
遊盡老百年而終許氏子孫昌茂累代衣冠不絕至今稱為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歎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
古人兄弟亦分產
今人分產俱爭
今人自污爭微利
微利相爭家共傾
却把閨人愧死

第一卷終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一卷

雨縣令親義婚伽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雨相扶
枉使身心著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名喚王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
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瓊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英許配本郡蕭別
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年方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
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爾把做嫡女看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
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莊田就他做脂粉之費
莫負吾言囑罷氣絕瓊英年華將嫁女境英坡回家中與女兒瓊英伴伴忽一年元月
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
童蕭雅一臉麻子眼腫齒齙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瓊英玉
瓊英那醜陋的越蕭雅無色况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蕭雅晚一滿臉一道那蕭雅是名
實人家不以穿著為事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
王奉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地頭蕭雅嘴批
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已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蕭雅駕幸於任所蕭雅奔

裝扶柩而歸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節吝自別駕死後日漸消素將百萬是個暴富
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個不長之心想這蕭家甚窮女婿又醜蕭家又富女婿又醜致
何不把這英雄賤地兌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已定到臨嫁
之時將這英雄充做姪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這英雄反為已友
嫁與飛天夜叉為配自己薄薄備些莊園送與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
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也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賭博為事父親與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
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
次周給他如灰中沃雪全然不濟後來近於凍餒善文人要引潘家去投奔人家為奴王
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上門催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
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尚書地位瓊真封 夫人有詩為証

夫人在詩為証

目前富貴不堪論
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為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正為世人只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
人有下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為高
今日說一件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自在梁唐詩話周
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元之勢四方割據

者更有幾處共是五國二領那五國
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晏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領 吳越錢鏐

聖說南朝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
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
任那官人為官清正單與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雲霧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
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頑耍他從
孝教導只為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為戲養娘一腳
踢起去得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裏那地穴約有
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掩他不著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璧道
且性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兒自走出來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即教養
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璧
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缸智慧過人不勝之喜問話休叙那官人在任不
二年誰知命裏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會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塌官糧千餘石那時
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即行
處斬只為石璧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王怒仍

今古奇觀

卷二

二

未見將本官制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鑿本府
遞監追逼不過變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一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償償
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
辭出寬情將他釋放賈昌倚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為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
縣身死即往撫口勸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殮殮合家出老實地營葬又聞得所欠官糧尚
多欲待替他賠補了又怕錢糧手係不敢開端惹禍且說小姐和養娘發出着才婆官賣
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他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
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判了五十兩却是為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憐養娘不過粗
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湊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
他五兩銀子即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人
口變賣都呈上官只得在別項那移賠補不在話下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
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人買他歸去必然落於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
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
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母相見對老母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

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苦沒這恩人此身死於縲紲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
取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侍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
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然後來待他長成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
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顧那個養娘依舊教他伏侍小姐等兩個物件做些女工
不要他在外勞碌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吩咐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
為奴為婢理之當然蒙恩人撻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為義女說罷即忙下跪
得那賈昌連忙也跪在地下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弟這蠅蟻之命都出老
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
權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吩咐家中男女都
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叫賈公賈婆不在話下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
慧初時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心下甚是歡
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波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著丈夫言語勉強
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為商每得好網好絹先儘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樂比及回家先
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脚露出來了但是賈昌在家朝餐夕飧
也過成個規矩日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
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成則還他

倚手遲脚便去捉雞罵狗口裏好不乾淨理正是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昌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擡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道這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爲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故著水桶另叫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忙忙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專休多項也就擱過一邊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廚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廚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問在隱處看待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誰喫的一些醋腥也沒又那時不往廚下竟悄悄的去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一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鬧將起來老婆道孽障儘有我及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了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廚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口那養娘含著兩眼淚在小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

曾細問得原來你是個無惡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放著許多葷菜却教他喫白飯是甚麼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了頭那要這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嘴自明日爲始我教當面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火中算帳自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日裏也含含糊糊的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吩咐當值的每日內菜分做兩分却叫廚下了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奉養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却做息修好相忘於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豐亨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意這也是賈公的心事背地裏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是漢巧賄些錢養娘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抹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娶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擔擱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叫好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日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安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我吩咐老婆道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

哩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做夫妻了又喚當直的相廚下了頭都吩咐過了方纔出門

隨行費盡叮嚀語

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母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與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聽他受了一肚子的騰騰昏悶之氣一筆老公出門三月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暹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廚下了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除却老娘外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擔不與你們獻勤却擔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著熱鬧中風過當直的吩咐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運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婆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著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會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自擔水自燒不費廚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婆提起了他當初曾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分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賬兒年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

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嫁懶是人都要你燒若是難爲了柴老娘都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趕了老娘出去月香在房中聽得賈婆發作自己的了頭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稱許多不是叫賈婆莫怪養娘道果是婢子不是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來了我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厭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人厭量的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賣了大錢討的少不得老娘是個主母賈婆也不是你叫的月香聽得話不投機含著眼淚自進房去了那婆媳吩咐廚中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吩咐養娘只在廚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娘房中月香若要飯喫時待他自到廚房來取其夜又叫了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巳房中去月香坐個更深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己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婆媳喚月香出房却教了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沒了房只得在外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舖睡睡起時就叫他拿東西西役使他起來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月香無奈只得伏低伏小那婆見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喜地開了他房門的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綢好緞會做不會做的都遷入自己箱籠彼窩也收起了不還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屬付老婆好生看侍不日我便回來那婆媳把東西收起思想我把石家兩個了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

我懼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公把這兩個瘦馬養著不知作何結束他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請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長之心那月香好副臉嘴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喫醋便遲了人無益處豈有近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老忘八回來也只一慳拊得一塊罷子難道又去贖他回來不成好計好計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

心田偏處有好謀

當下那婆娘吩咐當直的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不一時當直的將張婆引到賈婆叫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却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個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生活都要賣他出去你與我快尋個主兒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此時李牙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來了張婆道那年紀小的到有個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買婆道有甚不肯張婆道這本縣大尹老爺覆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氏親生一位小姐許配德安縣高大夫的長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家裝都已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姐婦當面吩咐過了老姐婦正沒處尋宅上這一位小姐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買婆道我正要尋個遠方主顧也得正好况且知縣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來料也不敢則聲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麼不捨得只是不要虧

了我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價許多賈婆道十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如今飯錢又弄一半在身上張婆道喫的飯是算不得賬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賈婆道那一個老丫頭也替我覓個人家便好他兩個是其一夥兒來的去了一個那一個也養不得了况且年紀一二十之外又是要老公的時候留他甚麼張婆道那個要多少身價賈婆道原身一十兩銀子討的牙婆道租貨兒值不得這許多若是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個外甥在身邊三十歲了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頭不寬廣若講成了到是雌雄一對兒賈婆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五兩銀子張婆道這小娘子的媒禮在內讓五兩罷老婆道也不為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老媳婦如今先去回復知縣相公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賈婆道你今晚還來麼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來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主婢兩個都要成的說罷別去不在話下却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二個月了前任馬公是頂那石大尹的缺馬公任任去後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夫原是箇同鄉高大尹生下一子長曰高登年十八歲次曰高升年十六歲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原來鍾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方年一十七歲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吩咐張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賈婆這頭門路就去回復大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早上來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張婆道領相公鈞旨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

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一夜次早起二便去整理衣衫準備做新郎張婆在家中侍
候足足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鈞帖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賈家把這
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家分疏得明白賈婆都收下了少頃縣中差兩名皂隸兩個轎夫
擡著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賈婆初時都不通月娘曉得臨期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
不知教他那裏去和養娘兩個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個你
一推我一攆攆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
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衙衙門不是要處事到其間哭也無益月香
只得收淚上轎而去轎夫擡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義還只萬福張婆在旁道這就是老爺
了須下個大禮月香只得磕頭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教他拭乾了淚眼引入私衙
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對以月香夫人道好個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
小姐鍾離公厚賞張婆不在話下

可憐宦室嬌香女 權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酉刻時分再到賈家只見那養娘正思想小姐在廚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
我今把你嫁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莫要悲傷了張婆也勸慰他一
番趙二在後堂內洗了個淨浴打扮的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盞燈籠前來接親
張婆就叫養娘拜別了賈婆那養娘原是個大腳張婆扶著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話休絮

頌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次日夫人吩咐新來婢子將中堂打掃月香
領命攜帚而去鍾離義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把著一
把掃帚立於庭中鍾離公暗想怪怪地土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個土穴月香對了那穴
汪汪流淚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喚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
離公再三結問月香方纔收淚而言道賤妾幼時父親曾於此地教養亂離為戲誤落於
此穴父親問道你可有計較使徒自出於穴不須拾取賤妾答云有計即遣養娘取水澆
之水滴透穴自出穴外父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善今雖年久尚然記憶親物傷情不覺哀泣
願相公俯賜矜憐勿加罪責鍾離公大驚道汝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得到此地須細細
說與我知月香道妾父姓石名璧六年前在此作縣只為天火燒倉朝廷將父革職勒令贖
償父親病斃而死有司將妾相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賈公向被冤繫蒙我父活命之恩
故將賤妾甚相重待無恙至今因賈公出外為商其妻不能相容將妾轉賣於此只此實情
並無欺隱

今朝訴出衷場事 鐵石人知也淚垂

鍾離公聽罷正是鬼死狐悲物傷其類我與石璧一般是個縣尹他只為遭時不幸過了天
災親生女兒就淪於下賤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教他到我衙裏我若不扶持他同官
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為何如人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歷細細敘明

夫人道似這等說他也是個縣令之女豈可賤婢相看目今女孩兒嫁期又逼相公何以處之鍾離公道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即時修書一封差人送到親家高大尹處高大尹折時觀看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書上寫道 婚男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已成入乃高明之事近因小女出閣預置膝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安詳心竊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即兩任前石縣令之女石公廉吏因倉火失官喪軀女亦官賣轉展售於寒家同官之女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反笄不惟不可屈為賤婢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今急為此女擇婿將以小女易以嫁之令即姻期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情諒鍾離頓首

高大尹看了道原來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離公獨禮其美即時回書云

驚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坑之怨豈無同志存親翁既以同官之女為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為心三復示言令人悲惻此女廉吏血肉無憾閱親家即賜為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選高門庶幾兩便肯讓伯玉則獨為君子僕今者願分親翁之誼高原頓首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鍾離公道高親家願娶孤女雖然義舉但吾女與他兒久已聘定豈可更改還是從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然後另備粧奩以完吾女之事當下又寫書一封差人再達高親家高公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女雖屬高清吏已定之婚終非正道小女與令郎久諧鳳卜准擬鸞鳴在令即停妻而娶妻已違古禮使小女含羞而擇婿離免

人非請君三思必從直諫我惶惶心再拜

高公讀畢嘆道我一時思之不熟今聞鍾離公之言慚愧無地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使鍾離公得行其心而吾亦同享其名萬世而下以為美談即時復書云 以女易女僕之舉義雖殷停妻娶妻君之引禮甚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尚未締姻令愛歸我長兒石女屬我次子佳兒佳婦兩對良姻一死一生千秋高誼往查不須求備時日且喜相同伏願俯從不須改卜高原惶恐再拜

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方為雙美高公義氣真不愧千人吾當拜其下風矣當下即與夫人說知將一副粧奩剖為兩分衣服首飾稍增添二女一般並無厚薄到十月望前兩日高公安排雨乘花車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裝去後隨喚出瑞枝月香兩個女兒教夫人吩咐他為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十分難捨號哭上轎一路趨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遇著吉日良辰兩對小夫妻如蒸如錦拜堂合巹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百年好事從今定

一對良緣自天來

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摸頭象簡立於面前說道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生前為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鬱鬱而亡上帝察其清廉制其罪罪赦到吾為本縣縣隍之神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眷此乃是陰

德之事吾已奉聞上帝君命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千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得與世人廣行方便切不可凌弱良寡利己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察說罷再拜鐘離公答拜起身忽祭跪了衣服前幅踢上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夢即時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亦嗟呀不已待等天明鐘離公打聽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撥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事刻碑廣諭眾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道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各各驚訝鐘離夫人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宋仕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為大宋狀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是後話且說賈昌在客中不久回來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詢知其故與老婆天開幾場後來知得鍾離公將月香為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自無處用情把銀二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二恩愛夫妻斷不思分折情願做一對投靠張洪也禁他不在賈昌領了趙二夫妻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備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二夫婦收留以金帛厚酬賈昌賈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老婆無義立誓不與他相處另抬一婢生下兩男七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歎云

人家嫁娶擇高門
請看兩公陰德報

誰肯周全孤女姻
皇天不負好心人

第二卷終

第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